

五四以来话剧剧本选

花血碧

阿英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

花 上 月

.....



.....

碧 血 花

(四幕話劇)

阿 英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69号

北京新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71 字数70,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32 印张3 $\frac{11}{16}$

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供)1—5,000册

定价(7)0.34元

本 事

葛嫩娘，明末秦淮名妓也，为桐城孙克咸所寵眷。克咸当时名士，負文武才略，目睹时势危亟，謀所作为。乃見忌于权貴馬士英、阮大鍼輩。克咸欲避其鋒，故作狹邪游，与余澹心等同沉緬于秦淮河畔之华舫曲院間。馬士英洞其隱，暗派党徒蔡如蘅，与孙等交往監視之。时澹心眷李十娘，如蘅眷陈微波，亦皆著名于秦淮間。

史可法在揚州殉国，南京日趨危急，克咸依旧逗留秦淮，沉醉花酒。嫩娘时勉其奋發，克咸輒一笑置之。南京將陷，嫩娘更憤激，克咸亦决投身軍旅，遂同往福建。侍女美娘，亦隨之脂粉从軍焉。

嫩娘幼曾習武，至福建，襄克咸軍务。不幸浙江既敗，郑芝龙亦在閩叛。克咸遣嫩娘求援不得，遂率队退入深山，繼續抗斗。余澹心、李十娘亦相率前来相助。二年后，清兵堅欲消灭克咸軍，調集重兵，四面圍攻，并先遣蔡如蘅說降，盖蔡于南京陷落后，即已降清也。克咸嫩娘，堅不為屈，蔡鼠窜去。于是清兵大举进攻，孙軍不能敌，遂敗。克咸、嫩娘、美娘均遭捕。余、李以事先出險，未及于难。

清軍統帥博洛，見嫩娘惊为天人，欲辱之，陈微波并為

博洛作說客，均遭痛罵。博洛老羞成怒，欲杀嫩娘。如蘅無耻，在旁助虐，美娘憤杀如蘅。博洛亦怒杀美娘。嫩娘至此，已忍無可忍，乃自嚙断其舌，从容就义。克威旋亦被杀，同光耀千古。

目 次

本事	(1)
----------	-------

碧血花

第一幕	(1)
第二幕	(30)
第三幕	(53)
第四幕	(74)

歌譜	(97)
----------	--------

玉蘭花(宜剛制譜)

双疊翠(宜剛制譜)

王昭君(宜剛制譜)

秦淮曲(章正凡譜)

人物考略	(100)
------------	---------

二女角本傳

賜姓始末

孫副使傳

第一幕

時間：弘光元年（1645）五月。

地點：南京秦淮河妓院。

人物：美娘——年十六，葛嫩婢，活潑嬌憨，稱“小娘”。

孫克咸——名臨，字武公。年二十六，負文武才略，倜儻不羈。

葛嫩——字蕊芳，年近二十，稱嫩娘，淡裝。

李十娘——名湘真，年約二十，性嗜潔，有女隱士風，亦秦淮妓。

余懷——字澹心，名士，年在三十外，洞察事理，缺乏實踐力。

陳徵波——年二十，珠市妓，善修飾，喜濃裝艷抹，妖冶。

蔡如薈——年四十，南京官吏，后降清，卑鄙無恥，好作大言。孫

克咸初戀陳徵波，薈曾以強力奪之。

鄭鴻逵——唐王武官，鄭芝龍弟，年約四十歲。

布景：葛嫩客室，台后分三部。中部突出約尺半地位，為一門，綠帘深垂，右嵌入一長矮凳，式美觀，左為一排長窗，未掩，可見窗外叢竹，臨風搖曳。后為秦淮河，再后則為天幕。窗櫺內，懸一鸚鵡，來往跳盪。臨窗有長矮花枱，上放盆景數種，有盛開盆花。前直放長枱一，上有筆墨書卷，兩旁有凳。左壁懸古琴及其他古樂器二三種。憑右壁為一大型古董書畫架，構造曲折有致。架前雜置一二凳子。自綠帘出，有級二三，始達地。室內色調，雅淡宜人。

幕啓，約當午時，台上寂無一人。幕后琴韻悠揚，兼有洞簫聲。不知誰家雛妓，在唱流行小曲，清脆可听；調寄

“玉蘭花”：

到了夏季天，玉貌佳人去耍秋千。榴花紅，賽过那个桃花片。奴家立池边，鴛鴦水上眠，叫奴無心去采并头蓮。鬧龙舟，怎不見我才郎面？

至此声停。接着卖花女，喊卖逼汗青，茉莉花，声清脆。貨郎在搖响鼓。夾着小童喊卖葵花子，香蚕豆等等的声音。当台后的歌声唱到：“賽过那个桃花片”的时候，美娘掀帘出場，拿着一枝并头蓮，和着唱下去，便唱便走，至近台口桌边，把花放在桌上，唱到：“鬧龙舟，怎不見我才郎面？”然后把花一枝一枝地插进瓶內，做着美妙的表情。剛唱完，孙克威出場。

美 娘 （回头看見孙克威）啊，孙三爷，小娘給你請安。

孙克威和她开玩笑，用折扇拂她的頰，笑着。

美 娘 （有点不好意思地讓开）三爷！（嬌媚的看着孙克威。）

孙克威 你們姑娘呢？

美 娘 嗯，她……

孙克威 她怎么了？还没有起床嗎？（回头看窗）你瞧，竹影已經上了窗，快午时啦！

美 娘 不，三爷，我們姑娘早就起来了。

孙克威 那么人呢？

美 娘 嗯，她……

孙克威 啊，我知道了，今天又是哪一位大人請客，游秦淮河，把你們姑娘請去陪酒唱曲，是不是？

美 娘 （嬌媚地搖頭）沒有。

孙克威 你这小妮子，今天怎么也吞吞吐吐地，对你三爷放

起刁来了！

美 娘 我没有。我们姑娘，她在房里呢！

孙克咸 在房里？（直向內行。）

美 娘 （攔住他）啊，不要去，三爷！

孙克咸 （有点惱）为什么？

美 娘 （陪笑）我们姑娘还没有梳洗好呢！三爷，你請坐，我去請她出来。

孙克咸 叫她快点着。

美 娘 是，三爷！

葛嫩娘 （在內）誰呀！

美 娘 孙三爷来了。

葛嫩娘 啊，請等一会儿。

孙克咸 嫩娘，我可等得不耐煩了。（跑过去，掀帘。）

葛嫩娘 （往內急縮）啊！——

孙克咸 （一把把她拉出来）你怎么回事？嫩娘！

葛嫩娘 （向美娘）你这傻瓜！孙三爷来了，怎么不来告訴我？你瞧，我这样子，怎么好見客呢？

美 娘 姑娘，这可不能怪我，我正在对三爷說呢！

葛嫩娘再向內跑去。

孙克咸再把葛嫩娘拉出来，欣賞她那身練拳衣，和手中的劍。

葛嫩娘 （躲）好三爷！你讓我換了衣服，再来給你請安吧。

孙克咸 嫩娘，你怎么这样打扮？要不是在这兒，我还以为

你——

葛嫩娘（紧接）是一个妖怪，是不是？

孙克威 不，以为你是一个女英雄，女好汉！

美娘 哈哈！

葛嫩娘 美娘，你在这兒伺候孙三爷，我去换换衣服就来。

（走。）

孙克威 不，嫩娘，你让我瞧瞧！……唔，唔，我问你，你在耍着什么玩艺儿？

葛嫩娘（不解地）什么玩艺儿？

孙克威 你这样的打扮！

葛嫩娘（笑）啊，你问这吗？这是预备将来走江湖时着的。

孙克威（奇怪）走江湖？怎么，嫩娘，你也预备走江湖？

葛嫩娘 可不是吗？三爷，你不是告诉过我，说清兵来了以后，我们院子里的生意也不会能做吗？我们总不能饿死呀！学会这么一点玩艺儿，将来走走江湖，难道不是办法吗？

孙克威 你真是，又在这兒打哈哈了。

美娘 三爷，我们姑娘不是打哈哈，是真的！

孙克威（打她）你这个小妮子，又在放刁了。

美娘带笑的避开。

葛嫩娘 美娘，你把剑送进去！（把剑交给美娘。）

美娘（接剑）是，姑娘！（下。）

孙克威 嫩娘，你究竟为什么要学剑？

葛嫩娘 不是告訴你了嗎？預備走江湖呀！

孫克威 你別這樣騙我，好不好？

葛嫩娘 誰騙你？

孫克威 我總不相信你是為着這原因學劍！

葛嫩娘 三爺，別多疑吧！你想，我們院子里人，除掉耍着玩玩，能有什麼道理呢？

孫克威 （帶笑地）也許是想再做一个梁紅玉吧。

葛嫩娘 （笑）你真太看重我了，這怎麼會？（稍停）你今天怎麼來的這樣早？

孫克威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件極痛快的事，特地趕來告訴你。

葛嫩娘 特地趕來，那我可不敢當，是什麼事？

孫克威 昨天晚上，我和方密之兩個，閑得無聊極了，想起蔡如蘅那個狗頭！——

葛嫩娘 他不是馬士英派來監視着你的嗎？

孫克威 正是他。……他現在正做着陳微波，每天呆在那兒。

葛嫩娘 （笑）他做陳微波，你不高興，是不是？

孫克威 那怎麼會？

葛嫩娘 怎麼會？以前，你不也是做着微波嗎？

孫克威 （打趣地）可是現在……（停住，笑。）

葛嫩娘 （笑）別說了，我知道了。

孫克威 昨天，我和密之兩個在珠市街閑走，又談到蔡如蘅一些狗頭行為，非常氣憤。當時便打定主意，給他一回

懲罰。我們立刻趕回寓所，換上夜行裝，提起朴刀，又回珠市。

葛嫩娘（有驚意）怎么，你們想把蔡大爺杀掉嗎？

孫克威 杀掉那倒也不必，不過是吓吓他罷了。我們走到微波門前一看，門里已經是帘垂戶閉，鴉雀無聲，大家似乎都睡定了。我們一箭步跳上了圍牆，再跳就上了屋頂，一直跑到微波房里去。我們靠近一听，蔡如薊那狗頭，正摟着微波。（邊說邊做表情。）

葛嫩娘（笑）好極了！

孫克威 我們看正是時候，便掀開帳子，揭起被頭，一手提他媽的一個，拖下床！

葛嫩娘（有趣）好戲！

孫克威 好戲還在後面哩。他們被拖下床，睜開眼，看見我們手里朴刀，閃閃地發着光，都不由自主的骨碌一下跪倒。那狗頭還拚命求饒，哀求說：“大王饒命！大王饒命！”老是磕頭。（邊說邊做表情，最後做出求饒神情，使嫩娘發笑。）

葛嫩娘 微波怎樣？

孫克威 沒有說話，只是跪在地下發抖。……看他們那樣的狼狽，我們就松了手，丟了刀，哈哈地大笑起來！

葛嫩娘 真太作弄人，往后呢？

孫克威 往后微波好像听懂了我的聲音，半信半疑地叫起來：“是孫三爺嗎？”

葛嫩娘（仍是打趣地）三爺，你說話真不干脆。你和微波以

前相好的时候，兩个人在栖霞山雪洞里，一呆就是个把月，你的声音她怎么会不知道？知道就知道好了，又何必来什么“好像”，什么“半信半疑”呢？

孙克咸（无可奈何地）啊，嫩娘，在你面前說話，真是不容易！

葛嫩娘（笑）也不太难。

孙克咸皱眉，說不下去。

葛嫩娘（笑）三爷，說下去呀！

孙克咸（似有意又似無意）說下去？……我可說不下去了！

（背过身去。）

葛嫩娘（帶笑地）那为什么呢？

孙克咸（轉过身来）戏就这样地完了。

葛嫩娘（不相信地）完了？我不信。

孙克咸（走近）真不騙你。你想，已經知道是我們，还能有什么戏好做下去呢？

葛嫩娘（先笑，然后亲密地）这样，蔡如蘅不会更恨你們嗎？

孙克咸（有点兴奋）恨又怎么样？我孙克咸总办不到做他馬士英的狗！（半自語地）馬士英，他媽的是什么东西！身居高位，国家在这样危急存亡的时候，不曉得帮助皇上，去收复北京，只是一味的貪污，引导皇上淫乱。我看，我們大明朝天下，是非亡在他手里不可！

葛嫩娘（黯然有頃）昨天晚上有人在这里說，揚州已經很危急了！

孙克咸 是呀！清兵快打到揚州哩。火已經燒到眉毛，馬上就要亡國，可是這一班人，哪一個不是醉生夢死，哪一個不是貪污搶奪！那些更卑鄙的，不但在這裡做明朝的官，還暗暗地向韃子暗送秋波，準備去做新貴！蔡如薈这家伙，我看就是靠不住的一個！

葛嫩娘 （惊奇地）噢！……（沉思有頃，立刻严肃地）三爷，事情既到了这个地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孙克咸 （看她一下）有什么怎么办？还不是在你葛嫩娘这儿呆下去！（背身向椅上一坐，不看她。）

葛嫩娘 （咬唇，冷笑）你果然这样想？

孙克咸 （不看她）果然！

葛嫩娘 （再不信地）当真？

孙克咸 （冷然而又肯定地）当真！

葛嫩娘 （不快地）那很好！（背轉身走。）

孙克咸 （看着她的背影，冷然地笑，然后站起）嫩娘！

葛嫩娘 （不願意地轉過身）又有什么事？

孙克咸 （迎到她的身边）你生氣了嗎？

葛嫩娘 （不痛快地）我們院子里的人，有什么气好生？

（媚笑。）

余 怀 （在內）克咸！

葛嫩娘 （惊異）啊，余大爷来了！（急掙脫开，向內跑去。）

孙克咸 （望着她的背影）哈哈！

余 怀 （自內出）克咸，什么事好笑？

孙克咸 我看嫩娘，有点兒叫人奇怪！

余 怀 怎么？

孙克威 她簡直不像一个普通的姑娘。剛才我来的時候，她正在練着劍，而且，還是一派女軍人的打扮！（作勢。）

余 怀 （冷然地开玩笑）大概也和你不是普通的嫖客一样吧。

孙克威 （半自語地）我想一定有一点兒道理。

余 怀 劍練得怎样？

孙克威 她在里面，我沒有看清楚，等我冲进去，她已經歇手了。啊，澹心，等一会儿她出来，我們来逗她練一場，你以为怎样？

余 怀 当然好。不过，据我想，也許是普通的舞劍吧？

孙克威 决不会！

余 怀 （半自語地）这就奇怪了。

李十娘从左門上。

李十娘 三爷，你也在这兒？

孙克威 （欢喜地迎上去）十娘，你好。

李十娘 （笑）三爷，你好。（向余怀）你們在談什么？說揚州的事嗎？

孙克威 （向余怀）揚州的事怎样？

余 怀 （惊奇）怎么，你还不知道嗎？揚州已經破了，清兵現在正向浦口开，預备一鼓而下南京哩！

李十娘 史可法史閣部，也在揚州殉难了！

孙克威 （惊）怎么，史可法史閣部殉难了！

余怀凄惻地說不出話来，只是点着头。

孙克威 （痛苦地）唉！——（許久）朝廷預备怎么办呢？

余 怀 （不愉快地）有什么怎么办？皇上还是在宫里玩戏子，馬士英、阮大鍼一班奴才，我看简直是在預备投降！

孙克威 他們不預备打？

余 怀 看不出迹象。今天在清議堂會議的时候，他們还公然的說：“到了現在，就是降志辱身，也說不得”哩！

孙克威 “就是降志辱身，也說不得！”——这不是真的預备投降嗎？

余 怀 难道还是假的？听說会完的时候，有人問究竟怎么办，你想馬士英他們怎么說？

孙克威 （急切地）怎么說？

余 怀 他們說：“大清信息虽然紧急，現在可不要紧了。”这就是說，他們已經商議停当，決計把明朝江山一股腦兒送把韃子了！

孙克威 （憤恨地自語）这班狗傢伙，真是“死有余辜”！

嫩娘換了衣服出来，李十娘迎將上去。

李十娘 啊，嫩娘！

葛嫩娘 （迎上）十娘姊姊，你好。

余 怀 （帶笑地）嫩娘，听說你——

葛嫩娘 （預感地）余大爷，听說我怎样？

余 怀 听說你玩的一手好劍！

李十娘 （惊異地）怎么，嫩娘，你还懂得劍，我怎么不知道？

葛嫩娘 沒有的事。

余 怀 十娘，有的，是孙三爷剛才亲眼看見的。

李十娘 三爷，是真的嗎？